

秋去

●香港●依达 著



47.5
26



(香港) 依达 著

鹭江出版社
厦门特区

秋 去

(香港) 依达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5.25印张 117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80533-175-8

I·62 定价1.90元

看看壁上的时钟，下午4点25分。

电台直播室的红灯亮着，透过玻璃，我看到控制室的控制员向我不断点头。

跟着，墙边的黄灯亮起来，一闪一闪地。

我的节目时间已快到完毕时分，五分钟之后，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

外面的唱片，已播至尾声，麦克风直播的讯号又亮了。

我对着麦克风说：

“——各位听众，时间又差不多了，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我要播放一首对我有特别意义的歌，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又是秋季》，各位请听。”

我隔着玻璃向控制员点头。

控制员将手一放，唱片开始播放了，是悲戚的音乐，跟着，一个男歌手唱起那首令我难忘的曲子来，

不愿提起已往的我和你，

过去的已过去，

为什么不能忘记？

又是秋季，
树叶依旧稀，
不知不觉又来到旧时地。
悄悄地问自己，
为什么又来到这里，
明明知道在骗自己，
何不说出来，
还想跟她在一起……

我的心沉重，我望着直播室内的红灯，红灯渐渐地模糊。
不知道是自己的眼泪，还是我又开始回忆在旧梦内？呆愣愣的，我瞪着红灯发怔。

圆圆的红光，像日落。像那个山坡上的日落，在太阳落下去的最后一刹，太阳连一丝光芒都没有。

想起那个山坡，想起那一个女人。

仿佛又回到以往，枫玲，王枫玲——她哀伤的眼光，没有主意的苦笑。

枫玲，枫玲。

我的回忆像断了线的风筝，越飘越远——
音乐在响，男歌手的嗓子在唱，

不知不觉又来到旧时地！

悄悄地问自己，
为什么又来到这里……

那个山坡，那个红色的落日。

“我喜欢秋天，”她的声音，“秋天，所有的树，叶子是金黄色的，只有枫树叶子是红色的——”

我记得那声音，我牢记她说的每一句话。

歌声接近尾声，

明明自己在骗自己，

何不说出来，还想跟她在一起！

我闭上眼。

我发觉四周寂静。我立即睁开眼睛，玻璃外控制室的小庄已在着急地大打手势，他的面色在发青了。

我如梦初醒，立即对麦克风说，“各位听众，今天这一个节目时间又到了，明天下午，同样时间，在本台再见。”

音乐响起。我透了一口气，用手扶在桌上，我低下头。

直播室的门打开了。小庄睁大眼走进来。

“你怎么了？小李？”他问。

我一时哑然，抬起头。

“你差点忘了节目结尾，”他急得头上显现着汗珠，“我亮了红灯，你看也不看。”

“对不起——”我站起来。

我走出直播室，踱到控制室去。

“你怎么了？”小庄奔了出来，“智杰，你不舒服？”

“没有什么，”我立到唱盘边，伸出手去，“噢？刚才那张唱片呢？”

“《又是秋季》？”他问。

“是的，唱片是我自己带来的。”

“在这儿。”他已把唱片放进封套去了。他笑着把唱片还给我。

“为什么一定要我找这张唱片呢？在楼上唱片部找了半

天，电台的唱机室内没有。”他又告诉我。

“我知道，所以我自己带来。”

“今晚一定要播这首歌？”

“是的。”我答。

“真奇怪。”他不明了地，“什么原因？”

“我喜欢。”我走到门边，推开门。

“是不是因为秋天的关系？”在我临出门以前，小庄突然问。

“是的，”我回答，“因为又是秋天了。”

我关上门，走出电台。

× × ×

我走在斜坡上，这条小路直向上斜。

这是一条私家路，狭窄的路面却铺着很平坦的柏油。我挟着手中的唱片，不知不觉地，我自己的脚步又重新带我到这儿来了。

多久没有来了？我再也不能记忆。

山路特别宁静，秋风掠过，头上的树叶在“嚓嚓”作响。

望向头顶，一片一片暗红的枫叶垂落下来，跌在地面被风卷动，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记得这一条路，路面如此熟悉，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如此熟悉。

这一条小路，以往的脚步声是两个人的，以往，我从未感到如此孤单过。

往上走，在坡边的草地上，是那幢白色的双层洋房。

我转过头去，望向洋房的那一幢铁门。

铁门跟以前一样，门边的扶手在闪亮地发光。

我立在门前，向里面张望了一下，园子跟以前一样，树木长高了，草地边仍然种着花卉。

我仰望二楼。

垂着纱帘的窗子，以往是她的卧室。以前，纱帘是米色的，现在，窗边的纱帘是浅蓝的。

我相信女主人换了，房子内跟以前大概不大相同了。

立了好一阵，园子内没有人影。整间屋子死寂，跟过去一样。

怎么这幢房子永远这样寂静？是离大路太远？是地位不好？还是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都如此地孤僻、悲怆？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过往的回忆中去了。我说过，我再也不会去想念过去一切的。但，我又回到消逝的时光中去了。

我黯然离开那间屋子，向前走，我渐渐地走到坡边。

这儿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块巨石。

我在石面坐下，这是我的地方。

以前我就告诉她，这是我的地方。

但是，第一次我见到她，当时，她告诉过我，这是她的地方，她不容许别人到这儿来。

空气开始变凉，风吹来，一阵寒意。

我把外套裹紧一点，坐在石上，我俯望坡下。

坡下长草一片。

她说过，“我们生活的周围，也像这儿就好了，没有别人看着我们，我们不用去理会别人。”

我用双臂抱着膝，然后，我垂下头，把我的头放在我的

膝头上。

她的眼睛又浮现在我脑中，她的笑容又呈现在我的面前……她说的每一句话，她做过的每一件事，回来了，全回到我的脑海来了。

我开始苦笑。

是的，为什么我一直在欺骗自己？我告诉自己要把她忘记，把这件事忘记。我告诉自己，她已成为过去，我已不再回忆她，我已把她忘精光了。

但是我在骗自己。

我的脚步怎么会带我到这儿来？我又怎么会坐在这块属于从前的石头上？

没有，我没有把她忘记。

她在我心中烙了印，一个不能磨灭的印。

× × ×

那是一个秋天，一个黄昏。

如果我没有跟安琪吵，也根本不会到这个山坡上来。

安琪是王正豪的亲生女儿，王正豪是父亲的好朋友，是四年前才从美国回来的。

王正豪和我父母来往，我这才跟安琪见面，初见安琪，我对她的印象不大好。

她很美丽，很现代化，不过很骄傲。仿佛因为她的父亲是王正豪，她就跟其他的女孩子不同似的。也因为她一直在外国，她根本就瞧不起住在这儿的一群人。

第一次见到她，她瞥我一眼，只冷冷地说了一声“嗯”，

之后，她一直没有说话。

当她跟父亲说话的时候，说的是英语。她的英语十分流利，讲话时好像美国人一样。

我坐在那儿看她，她是搔首弄姿的，她仿佛觉得我的存在，又仿佛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内。

第一次我父母跟她父母见面，我跟她没有说些什么，只是走前，她用英语说了一声“再见”。

我冲口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她愣了一愣，两眼直盯着我。

后来，我们很熟了，她时来找我。我学校毕了业，在家等着到国外留学的手续，有的是时间，她更是常来了。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却经常吵架，而每次吵了架我气闷不过，总要漫无目的地四处散步。

那天，她邀我上街，半道上又吵了起来，我一气之下，抛下她独自走去。

我一直走到这僻静的小路，瞥见小路旁的这个斜坡。

生了一肚子的气，没有地方不能发泄，于是我向斜坡缓缓漫踱。

枫树的叶子落在地面，脚踏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

往上走，看见这一幢白色的屋子，铁门紧掩着。

我抬头望望，整间房子静寂无声，二楼的窗口，低垂着纱帘。

一看这间屋子，立即给我一种很深刻的印象。

向铁门的门缝张望，草地上有一张椅子，有一张玻璃台子。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甚至没有一条狗。

这屋子给人的感觉是凄清的，就像秋天，就像地面的落

叶。

从屋子走过，我走到一颗大树下，我俯望下去，可以看到脚下的树丛。

“走开！”

突然发出的声音令我惊愕，我回过头来，看见石块上坐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羊毛衣，浓密的头发披在肩上。她的一双眼睛盯着我，她脸上的表情是麻木的，有点苍白。

我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人，我有点惊诧地望着她。

“走开！”她又说。

她并不大友善，当她向我呼喝时，眼神冷漠而又峻厉。

“你说什么？”我问。

“这是我的地方，”她的唇片移动，“你来做什么？走开！”

我皱皱眉。

她靠在石块上，身体仿佛柔软无力，我不很欣赏她这样的姿态。

“这是你的地方？”我问。

“你不知道？”她说，“这是私家地。”

这个女人面色冷淡，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

靠在石头上，她美丽的黑色头发被风吹荡着，遮着半张脸。

“走开。”她闭着眼说。

“为什么你这样不讲人情？”我问她。

“我讨厌你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我奇怪地。

“人，讨厌……”她喃喃地，“我讨厌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

她的声音是疲乏的，像一个正要打瞌睡的人，有点迷迷糊糊。

我打量她。

“你走！”她嚷。

“你怎么了？”我诧异地，“你生病了？……”

“病？”她睁开眼睛，她的唇片展露出一丝冷淡而带些苦涩的笑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适。”

我发现这个女人言行特别，我打量她，一时不知该向她说什么。

“秋天——”她用手围抱着自己的双臂，“秋天……我喜欢秋天。”

我走上一步。

“我喜欢秋天，”她讲，“秋天，所有叶子是金黄色，只有枫叶的叶子，却是红色的……”

她的唇片有点抖动。

这个女人怎么了？我在想。

是一个病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像我一样，跟情人吵了架，在这儿发闷？

“你喜欢秋天么？”她半眯着眼睛问。

“嗯。”我点头。

“你穿着很厚的外套么？”她半眯着眼。

“嗯。”

“什么颜色的？”她又问。

我仰起头来。

“你看不出什么颜色的么？”我愕然地。

“我很累——”她讲。

“你怎么了？”我发现她的言行异常，我开始心慌起来。

她的双眼闭上了。

“喂！”我嚷。

她微弱地呼吸着，突然就这样地睡熟了。

“喂！”我大声嚷，“喂！你！”

我看见她没有反应，我走上去，用手拨一拨她的肩头。

就这样轻轻地一拨，她的躯体竟然像一团棉花似的，顺势而倒。她从石块上倒下，跌在草丛内。

“嗨！”我吸了一口气，面色变青。

这个女人死了？

“喂！喂！”我警惕地用手去探她的鼻孔。

还有一丝气息。

我摸摸她的手心，手心是冰冷的。

我像触电一样地跳起！

“你，你，你醒醒！”我拼命地推动她。

她一丝不动，我的心头惊惶，想不到这一个女人就这样地晕过去了。

“喂！你不能这样——”我高呼。

她没有反应。我立即把她扶起。

她的身体不太重，我把她托起来，急忙跑到私家路上去。

我走了几步，发现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别人，我一眼望见路边的那幢白色洋房。

我抱着那个女人，匆匆奔到洋房前面。

“开门！开门！”我高嚷。

没有人应门。

我望望墙角，看见墙边的一只门铃。

我双手抱着她，用我的额头重重地在门铃上顶了一下。

好久好久，里面传来脚步声，我从铁门缝隙望进去，一个白衣女佣匆匆奔来。

她跑到门后，在门缝内张望。

“谁啊？”她嚷。

“快开门！”我叫，“有人晕倒了，快开门，让我进来，我要打一个电话。”

门终于拉开了，里面的女佣呆呆地盯住我看。

“这个女人坐在石上，忽然晕过去了。”我走上一步。

女佣低头向我的臂弯内一望，惊叫起来：“啊——是我们小姐——”

“什么？”我意外地。

“是我们家的女主人！”女佣立即向门内大叫：“阿王！阿莲！不好了！不好了！”

她的叫声充满了整个花园。

一个壮年的男工奔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年纪较轻的女工。

“不好了！不好了！”我身边的女佣向他们嚷，“小姐晕过去了！”

阿王奔到我的身边，万分惊异地嚷：“啊……小姐？”

“怎么办？”年轻的女佣阿莲也叫起来。

“快把她抱进去嘛！”女佣嚷，“阿王，快去打电话，叫

医生来！”

阿王立即就跑。

“先生……我力气不够，”开门的女工央求我，“请你……请你……把小姐抱进屋去……可以么？”

我不假思索，把她抱向屋内。

走进屋子，我只觉得这是一幢布置得十分华丽的屋子。

上了楼，女佣推开一道房门，里面是一间寝室。

我把手里的女人抱了进去。将她放在床上，我首先解开了她颈项前的几颗衣钮，跟着，我把她的鞋子脱去。

“谢谢……”女佣立即答谢我。

“你们小姐——”我问她，“有什么病？”

“没有什么病。”女佣答。

“她的身体一向很好。”阿莲说。

“那怎么会——”我看床上的女主人一眼，她双眼紧闭，面如死灰。

那个阿王匆匆地奔了上来，冲进房间。

“三姊！”他对我身边的那女佣嚷，“——我已经打电话给严医生了，他立即就来。”

那三个人立在房内，手足无措。

“你们女主人姓什么？”我问。

“姓王，”三姊答，“真要谢谢你……我是这儿的管家，叫三姊。”

“她叫什么名字？”我瞥床上的女人一眼。

“王枫玲。”

我皱皱眉，又问道：“医生赶到这儿，要多少时间？”

“大约七八分钟。”阿王答。

“你们将她的衣服松开，”我吩咐那两个女佣，“让她透透气。”

“是。”两个女佣开始去替女主人解衣。

我走出房间。

“先生，”三姊立即叫住我，“你慢一步走，好么？”我看看她，她一脸焦灼。

“至少，等到严医生来再走。”三姊说。

“阿王，”三姊吩咐，“把这位先生送到楼下去，斟茶。”

“是。”

我跟阿王下楼，在客厅坐下，阿王替我斟了茶，走到大门前去等医生了。

我望望客厅四周。

客厅墙上，除了几张颇为名贵的油画之外，再没有什么照片之类。

再看看这儿的陈设，我看不出这地方的主人是有孩子的。

也许只是一对夫妇。不，又像是一个未结过婚的女人。刚才的女佣，不是一直在叫她“小姐”么？

没多久，阿王的声音在园外传来。

“医生来了！”他嚷，“医生来了！”

我抬头望向外面，阿王已将大门打开，一辆黑色的汽车直驶进来。

汽车停下，一个女护士走下车，手上挽着一个药箱。跟着，严医生下车了。

严医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路很慢，不过精神却十

分好。

他走进客厅，望了我一眼。接着他匆忙上楼，也没有跟我打招呼。

我坐在下面，医生走上去，不一会，三姊在上面向我嚷：“——先生，先生，上来！”

我站起身，匆忙上楼。

走到房间，房内已挤满了人。

医生在诊视女主人，这时抬起头来。

“是你把她带回来的？”严医生脸色严重地问。

“是的。”

“多久以前？”

“刚才，”我说，“我发现她坐在石头上发呆，她还十分不友善地叫我走开，不多久之后……她就昏了过去……”

“快——”医生立即吩咐护士，“打电话到医院去。”

女护士的手脚特别快，一应之下，立即转身向外面走。

我一看严医生神色有异，马上问：“医生，什么事？”

“吃了药物。”医生凝重地。

“她？——”我不能置信。

“不要移动她，”严医生吩咐，“一会儿救护车就到，把她送到医院。”

我张大嘴。

这一切竟然会如此地严重，我的脑海，一幅幅的景像又呈现了，

她的一双眼神，迷惘的言行。

我抬头。

“她是自杀么？”我冲口问。